

<<大淖记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淖记事>>

13位ISBN编号：9787802580039

10位ISBN编号：780258003X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求真出版社

作者：汪曾祺

页数：243

字数：1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大淖记事>>

内容概要

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乡土系列]小说，洋溢着和谐清新之美，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的描绘。

他以优雅散淡的笔触，灵敏细致地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他的小说从容平淡，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就像一幅幅生动活法的画，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

<<大淖记事>>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大淖记事>>

书籍目录

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故里杂记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受戒异秉八千岁鉴赏家小姨娘仁慧薛大娘莱生小爷卖眼镜的宝应人鸡毛星期天晚饭后的故事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安乐居

<<大淖记事>>

章节摘录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蹼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在做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

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

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

很漂亮，很可爱。

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

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面的蕊黄色的东西就翻出来了。

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很名贵，像一种珍奇的果品似的。

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他用洁白的，然而男性的手，熟练地做着这样的事。

我小时候就爱看他用他的手做这一类的事，就像我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

我和父亲分别了十年，他的这双手我还是非常熟悉。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鸭掌、鸭翅是刚从鸡鸭店里买来的。

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

鸡鸭店都是回回开的。

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回。

我们家乡回回很少。

鸡鸭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

小小一问铺面，干净而寂寞。

门口挂着收拾好的白白净净的鸡鸭，很少有人买。

我每回走过时总觉得有一种使人难忘的印象袭来。

这家铺子有一种什么东西和别家不一样。

好像这是一个古代的店铺。

铺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个深巷高坡，上大街，拐角第一家便是。

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糟鼻子。

我从那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

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就知道：“酒糟鼻子！”

“我在外十年，时常会想起那个鼻子。”

刚才在鸡鸭店又想起了那个鼻子。

现在那个鼻子的主人，那条斜阳古柳的巷子不知怎么样了……那两个老人是谁？

一声鸡啼，一只金彩绚丽的大公鸡，一个很好看的鸡，在小院子里顾影徘徊，又高傲，又冷清。

那两个老人是谁呢，父亲跟他们招呼的，在江边的沙滩上？

……街上回来，行过沙滩。

沙滩上有人在分鸭子。

四个男子汉站在一个大鸭圈里，在熙熙攘攘的鸭群里，一只一只，提着鸭脖子，看一看，分别丢在四边几个较小的圈里。

他们看什么？

——四个人都一色是短棉袄，下面皆系青布鱼裙。

这一带，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茭草的，都有这样一条裙子。

系了这样一条大概宋朝就兴的布裙，戴上一顶瓦块毡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行业的。

——看的是鸭头，分别公母？

母鸭下蛋，可能价钱卖得贵些？

<<大淖记事>>

不对，鸭子上了市，多是卖给人吃，很少人家特为买了母鸭下蛋的。单是为了分别公母，弄两个大圈就行了，把公鸭赶到一边，剩下的不都是母鸭了，无须这么麻烦。是公是母，一眼不就看出来，得要那么提起来认一认么？而且，几个圈里灰头绿头都有！——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沉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富官，悄怆感人。东北风。交过小雪了，真的入了冬了。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气。鸭子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显得比平常安静得多。虽被提着脖子，并不表示抗议。也由于那几个鸭贩子提得是地方，一提起，趁势就甩了过去，不致使它们痛苦。甚至那一甩还会使它们得到筋肉伸张的快感，所以往来走动，煦煦然很自得的样子。人多以为鸭子是很唠叨的动物，其实鸭子也有默处的时候。不过这样大一群鸭子而能如此雍雍雅雅，我还从未见过。它们今天早上大概都得到一顿饱餐了吧？——什么地方送来一阵煮大麦芽的气味，香得很。一定有人用长柄的大铲子在铜锅里慢慢搅和着，就要出糖。——是约约斤两，把新鸭和老鸭分开？也不对。这些鸭子都差不多大，全是当年的，生日不是四月下旬就是五月初，上下差不了几天，骡马看牙口，鸭子不是骡马，也看几岁口？看，也得叫鸭子张开嘴，而鸭子嘴全都闭得扁扁的。黄嘴也是扁扁的，绿嘴也是扁扁的。即使掰开来看，也看不出所以然呀，全都是一圈细锯齿，分不开牙多牙少。看的是嘴。看什么呢？哦，鸭嘴上有点东西，有一道一道印子，是刻出来的。有的一道，有的两道，有的刻一个十字叉叉。哦，这是记号！这一群鸭子不是一家养的，主人相熟，搭伙运过江来了，混在一起，搅乱了，现在再分开，以便各自出卖？对了！对了！不错！这个记号做得实在有道理。江上风大，立久了究竟有点冷，走吧。刚才运那一车鸡的两口子不知到了哪儿了。一板车的鸡，一笼一笼堆得很高。这些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给别人家运的？我起初真有些不平，这个男人真岂有此理，怎么叫女人拉车，自己却提了两只分量不大的蒲包在后面踱方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